

王獨青選譯

市立第一中學

新月集

家

我獨行在通過田地的路上，正夕陽藏他最後的黃金像一個守財奴底時候。

天色深深地沉到黑暗中去了，寡婦一樣的土地，所有的田禾都收了，沉默地橫着。

突然一個男孩子底尖銳的聲兒貫到空中。他看不見影兒的跑過了黑暗，留他歌聲底行迹在晚間底沉靜中通過。

他的村莊的家是在荒地底盡頭，在甘蔗田外，隱藏在香蕉，細長的檳榔樹，椰子樹和些暗碧色的波羅密樹底蔭影中間。

我暫時停在星光底下我寂寞的途中，便看見黑暗了的地球展放在我面前，他的腕兒圍繞着無數的人家，家中有些搖籃同牀兒，母

親底心同晚間的燈，又看見許多幼稚的生命在享樂着世界中至高貴的快樂。

在海濱上

在無窮世界底海濱，孩子們集會着。

無窮的天空是在頂上不動的，不留靜的水却狂動着。在無窮世界底海濱上，孩子們叫跳着相會。

他們用砂來造他們房子，他們用空蚌殼兒頑耍。用枯葉兒編他們的船，還笑嘻嘻的把來放在廣大的海上。孩子們有他們的頑耍在世界底海濱。

他們不知道怎樣游泳，他們不知道怎麼投網。取真珠的都爲着真珠下水，商人都在他們的船裏航行，那時候孩子們把些小圓石兒

堆集，再把來拆散。他們不搜尋隱藏着的寶物，他們不知道怎樣投網。

海笑着起了大浪，海邊底微笑發青白色的光。致死的波浪唱着沒有意思的小曲兒向着孩子們，恰好像一個母親在搖着她寶寶底搖籃一樣。海同孩子們頑耍着，海邊底微笑發青白色的光。

在無窮世界底海濱，孩子們集會着。暴風雨迴走在沒有道兒的天空，船都破在沒有軌路的水上，死在汎濫，孩子們却頑耍着。在無窮世界底海濱上，是孩子們底大集會。

根源

寶寶底眼兒上浮泛着的睡眠——可有人知道那是從甚麼地方來的？是呀，有個謠傳，說是他的住處，是在那螢火的光兒所暗暗照着的森林影中的仙村，那兒掛着兩個羞怯魅人的花苞兒。他就是從那兒來吻着寶寶底眼兒的。

寶寶睡時在他唇兒上閃動着的微笑——可有人知道那是從甚麼地方生出的？是呀，有個謠，說是新月嫩弱的清光觸着消散着的秋雲邊上，在那裏微笑就是初生在露水洗了的早晨底夢中——寶寶睡時在他唇兒上閃動着的微笑。

在寶寶底四肢上開綻着的清香柔嫩的新鮮生命——可有人知道那是在甚麼地方藏得那麼久的？是呀，當母親是一個年青姑娘的時候，他潛伏在她的心裏，愛底又柔又靜的神秘中——清香柔嫩的新鮮生命在寶寶底四肢兒上開綻了。

寶寶底法門

若是寶寶想要麼，他即刻就能飛到天上去的。

並不是沒有緣故，他却不能離我們。

他愛把他的頭兒枕在母親底懷兒上，所以不見了她，總不能忍耐的。

寶寶知道種種聰慧的言語，雖在地球上住的沒人聽懂得的。

並不是沒有緣故，他却總不肯說。

他唯一的事兒是要從母親底唇兒上學母親底話兒。那就是他看來是非常天真的緣故。

寶寶已有一堆金子同真珠，但他像一個叫化子一樣來到了這地球上。

並不是沒有緣故，他那樣假裝着來的。

這個親愛的小裸體的乞丐裝成完全的窮樣兒，要那樣他纔能求得母親所富有的愛。

寶寶在纖細的新月之國中是狠自由的，一點約束都沒有。並不是沒有緣故，他却把他的自由棄了。

他知道母親底心中底小角兒裏有無限快樂底天地，被她的親愛的腕兒捉着抱着，比較自由更要快活。

寶寶不知道怎麼哭的。他是在完全安樂底境界中住着。

並不是沒有緣故，他却要流起眼淚來了。

雖然他的可愛的臉兒做着微笑，他引得母親底思慕之心傾向着他，但是他爲小小的難受所發出的小哭聲却編出憐與愛底兩股帶兒

平淡的美觀

呵，染那個小衫兒的，我的孩子，還用那個小紅襯衣兒把你柔軟的四肢兒蓋住的是誰呢？

早晨你出來在庭院裏頑耍，你跑的時候搖搖顛顛的。

但是染那個小衫兒是誰呢，我的孩子？

使得你笑的是甚麼呢，我的小命芽兒？

母親站在門檻兒上微笑着你。

她拍着她的兩手，她的鐺子便倉郎倉郎地響，你的手兒裏拿着你的竹棍兒跳着，就像個點點大的牧童兒。

但是使你笑的是甚麼呢，我的小命芽兒？

呢？

哦叫化子，你要乞討甚麼，用你的雙手兒緊抱着你母親底頸兒呢？

哦貪吃的心兒，我得把世界摘下如像從空中折個菓子來放在你的小薔薇的手掌兒上嗎？

哦叫化子，你要乞討的是甚麼呢？

風兒高興地傳出你腳環鈴兒底叮嚕叮嚕的聲兒。

太陽微笑的守着你的化粧臺。

當你睡在你母親底腕兒裏天使守着你，早晨便蹣腳兒走到你的牀上把你的眼兒吻着。

風兒高興地傳出你腳環鈴兒底叮嚕叮嚕的聲兒。

夢的女神飛過薄暮的天空，向你來着。

『世界母親』坐在你旁邊，你母親底心兒裏。

向着星星弄他的音樂的人，拿着他的笛子站在你的窗前。
而且夢的女神飛過薄暮的天空向你來着。

偷瞌睡的

誰從寶寶底眼睛兒上把瞌睡偷去了呢？我總得知道的。把她的水罐兒拖到她的腰間，母親到近村處取水去了。是正午了。孩子們底頑耍時間已過；鴨子都沈默着在池子裏。牧羊的男孩子榕樹蔭中睡熟了。

白鶴又莊重又沈靜地立在檬果林邊的水沼中。

在這個時候偷瞌睡的便來了，而且是，從寶寶底眼睛兒上把瞌睡捉住，飛的走了。

當母親回來，她着見寶寶在屋子裏爬着。

誰從我們的寶寶底眼睛兒上把瞌睡偷去了？我總得知道的。我

總要把她尋見還把她鎖上。

我總要向那個黑暗的山洞中窺探去，那裏，通過那些圓石和縐臉的石頭，滴着狠細的清泉。

我總要在白姑拉 (Bakula) 林裏昏沈沈的影中搜尋去，那裏鴿子在那深角兒裏，仙女底腳鐲兒在星星很多的夜間沈靜中叮噹叮噹地響。

在晚間我要向竹林裏竦竦響着的寂靜中偷看去，那裏螢火蟲在浪費着她們的光兒，無論過着甚麼人我要問道，『有能告訴我偷瞞睡的住在甚麼地方的嗎？』

誰從寶寶底眼睛兒上把瞞睡偷去了呢？我總得知道的。

我只要捉住了她，我要不會給她個好教訓呢！

我要侵入她的巢穴去看她把偷下的全部的瞌睡藏在那里在。

我要把那全盤奪來，運到家裏。

我要緊緊的綁住她的兩個翅膀兒，把她放在河岸上，使她拿着根蘆草在燈心草和睡蓮中捕魚耍。

當晚間市罷，村裏的孩子們都坐在他們母親底膝上，夜間的鳥兒便嘲笑着要在她的耳畔嘮叨。

『現在你還想偷誰的瞌睡呢？』

開始

『我從那兒來的，你在那兒捨了我？』寶寶問他的母親。

她回答了，一半兒叫，一半兒笑，把寶寶摟到她的胸前，——

『你本是同慾望一樣藏在我心裏的，我的寶貝呀。

你本在我幼時玩的那些假人裏；而且當我每早晨用泥做我的神像，那時候，我就把你做了又毀。

你本和我們的家神同龕，我禮拜他時，便在禮拜你。

你住在我一切的希望與一切的愛裏，我的生命裏，我的母親底生命裏。

你在管理我們的家庭的不滅的精神之膝間養活過多年。

當在女孩子年紀時，我的心心開着，你就如一團香氣圍繞着他